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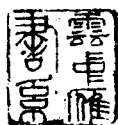
符龙笛风

上



云中雁来书

44.568
FD
1



风笛龙符

①上

珠海出版社
新疆青少年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凤笛龙符/云中雁著

ISBN7-5371-1581-8/I.1003 ¥35.00 元

I 凤…

II 云…

III 小说-武侠-当代

IV I210

凤笛龙符

作 者 ■ 云中雁

责任编辑 ■ 张红宇 雷良波

封面设计 ■ 蓝戈

出版发行 ● 新疆青少年出版社

珠海出版社

联系电话 ● 0756-3331403

印 刷 ▲ 长春市中兴胶版印刷厂

开 本 ▲ 850×1168mm 1/32

印 张 ▲ 20 字数 ▲ 440 千字

版 次 ▲ 1998 年 8 月第 1 版

1998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 1-10000 册

ISBN7-5371-1581-8/I.1003

定 价 ▲ 35.00 元

版权所有·翻印必究

内 容 提 要

他身负奇冤，身无武功，一张冠玉俊脸无端被毁，青梅竹马的爱侣为救他性命，违心投入南王太子的怀抱。这仇，这恨，这侮辱，使他本以千疮百孔的心更加鲜血淋漓……

他发誓要称雄武林。为复仇，他甘愿投入邪魔门下，服下将满腔热血化为冰块の八魄金粟，以求增长内力；却不料众高手将争夺般若风笛死伤的血债记在了无意中巧得风笛他身上——从而遭到八大高手の围攻。

他被击落悬崖之下，却意外地得到了纯情少女玲玲悉心照料，少女不计丑陋の真爱，使心如死灰的他重新感到人世の温暖，那颗冰冷的心也渐趋蠕动。

岁月有情，他终于了解到昔日青梅竹马的爱侣舍身伺虎保护自己一番苦心，可是就在他恢复侠义の本性之时，却被一代高僧废去全身武功。

虎落平阳，却又得到红衣少女的倾慕，助他服下千年石参，练成了凤笛神功，更得神秘女郎授以鬼谷奇书，在侠义高手们被邪徒蜘蛛宫围攻之际，以满腔热血以德报怨，杀死江湖罪源——蜘蛛宫主人，报了毁家灭门之仇。

他终于双获娇妻，重振家声。

目 录

第一章	朱红的玉符	(1)
第二章	东风无语夕阳愁	(2 3)
第三章	灵堂中的白骨	(4 6)
第四章	醉乡老顽童	(7 0)
第五章	七步追魂	(9 4)
第六章	海天冥仇永	(117)
第七章	借衣之恩	(141)
第八章	杏林花如雪	(162)
第九章	月色下的苓苓	(192)
第十章	六翅银蜂蜜	(215)

第十一章	醉倒的火鲤	(239)
第十二章	江水无言	(263)
第十三章	天堂的人口处	(285)
第十四章	耳 语	(313)
第十五章	琵琶三弄	(333)
第十六章	巫山脚下黑衣人	(356)
第十七章	蜘蛛宫主人	(381)
第十八章	鬼谷遗书	(405)
第十九章	坟场中的磷火	(424)
第二十章	杜鹃血	(446)
第二一章	激越的笛声	(470)
第二二章	铜镜下的机关	(493)
第二三章	双飞蝶	(515)

第二四章	哪一座是枉死涧	(540)
第二五章	七颗朱红小痣	(562)
第二六章	老顽童	(586)
第二七章	娥皇女英的故事	(609)

第一章 朱红的玉符

北国隆冬，连日风雪，青龙河冰冻三尺，碣石山鸟兽无踪，茫茫大地变成一片银色世界。

此时坐落在青龙河畔的韦家祠堂里，传出一阵朗朗的读书声。

俄尔读书声一断，两扇朱漆大门突然开启，门中出现了一位十六七岁的少年。他剑眉星目，玉面朱唇，显得温文儒雅，如同玉树临风。

但在这重裘不暖的风雪里，他却一身粗布衣衫，实在难耐刺骨奇寒。冷风一吹他不由得打了个寒噤。他像有甚要事似的，依然瑟缩着跨出门去。

冷风卷起他单薄的衣裳，雪花钻进了他的衣襟。他皱紧了眉头，跷起脚尖，满面希冀地凝视着沿河大道。

他在等人么？但前面一片风雪茫茫，哪里看得见半点人影。他失望了。一声低叹，透露出他无限的辛酸。他怅然若失，垂下了头，拖着沉重的脚步，慢慢地没入两扇朱漆大门之中。

这少年是谁？他是韦家祠堂的主人么？

不，韦家祠堂的主人，乃是威震江湖，被誉为红尘四绝之一的北霸韦震川，这可怜的孩子，不过是韦家一个看祠堂的小厮罢了。

十年前，这孩子随着他叔叔江老头流浪至此，白发苍苍的老人家，带着个未懂人事的孩子，实在可怜。韦震川的人惜老怜贫，把无依无靠的叔侄俩收留下来。老人家不愿吃闲饭，于是讨下了这份看祠堂的差事。

但令江老头高兴的是孩子生得眉目清秀，谁见了他都说他非池

风笛龙符

中之物。可是，江老头却像别有用心似的，这么个清秀脱俗的孩子，偏起个叫人不入耳的名字。你说他叫啥？他竟叫……叫做江雨舟。这名字该有多别扭。

不过，他名字别扭，人却挺和气。往来韦家的那些武林豪客，谁见了都想传他两手。可是江老头一肚皮想的是富贵荣华，生在这种环境里不让孩子习武，却偏偏关起门来教他诗曰子云，别人虽觉可惜，但也拿他无法。

秋来暑往，冬去春归，平日里叔侄俩相依为命，须臾不离，只是每年一至腊月，江老头都非离家出去一趟不可，直至祭社之日才肯转回。

可是今年却有些大异寻常。一入初冬，江老头便即离家而去，眼看除夕已至，竟还踪迹渺茫。江雨舟孤苦零丁，为之望眼欲穿。

死沉沉的天色，空洞洞的房子，显得无比落寞。这可怜的孩子，像是被弃的羊羔，不禁喃喃自语道：

“叔叔，快点儿回来吧！难道你不要雨儿了么？”

一阵凉风，由窗隙中吹了进来，神龛上的黄旗随风摆动，显得阴森、凄凉、恐怖。

突然，远处传来一阵马蹄声，蹄声得得，转眼已到韦家祠堂前停了下来。

江雨舟心头一动，蓦地站起身形，满面喜色地惊呼一声：

“叔叔！你怎现在才回来啊？”

话声未落，门已闪电般打开，他身不由己地往外一扑。

谁知他一眼瞧清门外之人，神情为之一惊，飞快缩了回来。

雪地里站着个风姿绝世的妙龄少女。她左手扯着马鞭，右手提着食盒，两只水汪汪的大眼睛，含情脉脉地巧笑道：

“怎么，叔叔还没回来么？”

江雨舟如同大梦初醒般，神情一怔道：

“啊，小的该死，没想到姑娘此时会来！”

你道这姑娘是谁？原来她正是那北霸韦震川的爱女，江湖上有

名的美人儿韦骊珠。韦骊珠一听江雨舟那几句卑躬屈节之言，双眉紧皱道：

“江弟弟，你是怎么啦？我前些日子是怎么对你说着来的？”

“这……姊姊，外面风大，快点儿进来吧！”

这一声姊姊，叫得姑娘笑逐颜开。她纤腰一扭，如同蝴蝶穿花般闪了进来，星目斜视，似嗔似怨地道：

“早这样听话该有多好，不知你是什么存心，偏要姑娘姑娘的来呕我？”

江雨舟满脸绯红，羞怯地笑道：

“承蒙姊姊不弃，只是主仆有别，小弟怎敢……”

姑娘放下手中食盒，一面连连摆手道：

“好啦，好啦。什么主呀，仆呀，叫人听了就觉心烦！来，快趁热尝尝我为你送来的酒菜！”

“姊姊盛情，小弟心领了，只是……”

“只是怎样？只是你心中根本没有我这个姊姊，是吗？”

“小弟怎敢？姊姊千万不要误会，实在因为叔叔至今未归，小弟心中不免焦急，是以连姊姊亲手烹调的美味，也觉得难以下咽。”

江雨舟这么说着，脸上浮现出一片黯然之色。

姑娘也像受了他的感染似地，双眉紧皱，轻吁一声道：

“叔叔年纪这般大了，偏偏还要在这种冰天雪地的时候赶到天池去猎野狐。他十几年来哪一年不是空手而回？你怎么不劝劝他老人家？”

江老头其实也不过是韦家一名仆役，姑娘受屋及乌，因此也随着江雨舟叫叔叔，由此观之，她对江雨舟早已是一往情深了。

江雨舟心里当然早已了然，他正沉吟之间，突然门外传来一阵马嘶。

二人一闻马嘶，知道有人来了，但在此风雪之中有谁来呢？难道真是远赴天池猎野狐的叔叔回来了？

如此一想，二人不约而同地欢呼一声，飞快地把门打开，吱溜一

阵冷风，由门缝中灌了进来，随着冷风同时也灌进一声冷笑，那股阴森森的味道，比冷风还要冷上百倍。

二人心头一震，同时抬眼看去，只见那冰天雪地之中，当门站着一个年轻小伙子。这小伙子油头粉面，满身华服，十足公子哥儿的派气。此时他正直勾勾地盯着江雨舟，两眼似乎要喷出火来。

江雨舟为之一愕，韦骊珠也跟着一愣。

就在二人大感意外之际，那家伙恶狠狠地开口了：

“好小子，你是谁？”

听他口气，分明是说给江雨舟听的。

“在下乃江雨舟。”

“江雨舟？嘿嘿，无名小卒，我从未听人说过！”

“请问阁下大名怎样称呼？”

“哈哈！真是个不长眼的小贼，连我南王太子孙北斗也不认识，居然还想在江湖上混饭吃，快滚！”

话声中，单掌一场，呼的一声，直向江雨舟劈下。

韦骊珠一听他自称南王太子，顿时心头大震。

要知南王太子孙北斗，为武林后起之秀中的佼佼人物，三天以前，在南王驾前四侯之一的瘦猴陪同下，关山万里来到韦家求亲，韦骊珠因为芳心有寄，有意地避而不见，没想他竟会趁自己私会心上人之际跟踪而来。

她知道江弟弟无拳无勇，绝难接他这凌厉狠猛的一击，芳心一震之后，立即飞身而出，玉掌轻翻，连攻两招。

孙北斗挟恨而来，见状更加炉火中烧，身形一撤，沉声大喝道：

“韦姑娘？”

韦骊珠柳眉一扬，叱道：

“我不许你碰他！”

孙北斗冷笑一声：

“韦姑娘，孙北斗可真没想到，像你这样一枝解语娇花，却偏偏自甘情愿地向牛粪上插。论武功，论身世，难道我南王太子还比不上韦

家一名看祠堂的小厮？”

韦骊珠虽不愿竖此强敌，可也不能任凭他侮辱江弟弟而不有所辩驳，故而孙北斗话音一落，顿时也冷哼一声：

“论身世，论武功，他固然不如你南王太子，可是就人来说……”

韦骊珠话音未落，孙北斗顿时妒火烧心地嘿嘿冷笑道：

“人？人怎样？啊！原来你看上这小子……哼！”

他平日自负容貌为当代之潘安、今世之宋玉，可是，此时一见江雨舟眉清目秀，超然拔俗，不由顿生惭愧之心，是以话音一落，立即冷哼一声，随着这一声冷哼，快如射星一般，直向江雨舟扑去。

韦骊珠惊叫一声，纤腰一扭，指顾间连攻三掌。

照理说，小妮子家学渊源，虽比不上孙北斗功力深厚，但三五十招总可支持，谁知她掌势一攻出，突然，一股沉猛绝伦的劲气，打从身侧撞来。

就凭韦骊珠那身手，也被这股劲气撞得身形踉跄，接连向左侧闪开五步。

小妮子心头大惊，身形未稳，流波疾扫。

就在这刹那间，她已瞧出这从身侧出手之人不是孙北斗而是个削额高颧，小眼断眉，身高七尺开外的怪物。

这人韦骊珠并未见过，但光瞧他如同竹竿似的身形，就知必是南王驾前四侯之一的瘦猴阙魄。

这家伙武功深不可测，韦骊珠自忖在他手下难以走出三招，因此心头一惊，就知今日之事不简单。

一点儿也不假，就在她芳心忐忑之际，孙北斗已由她身前一闪而过，骈指如刀，在江雨舟面前一摆一晃，顿时惨号声里热血四溅。

韦骊珠娇躯乱颤……

孙北斗狂笑如雷……

“韦骊珠，你说，这小狗还有哪处比我孙北斗强？”

韦骊珠眼见江雨舟双手掩面，热血由指缝中汨汨流出，顿时心如刀割，神魂欲飞，尖叫一声，就待纵身扑上。

孙北斗狂笑一声，陡地左右手一晃，闪电抓住了江雨舟一条手臂，厉声大喝道：

“韦骊珠，你再敢上步，我就要这小子的狗命！”

小妮子投鼠忌器，芳心一震，立即停了下来。她泪眼迷糊之中，犹见江弟弟右手被执，左手掩面，双目怒瞪，强忍伤痛地嘶声叫道：

“孙北斗，我江雨舟若有一口气在……”

他一言未落，瘦猴阙魄蓦地冷哼一声：

“启禀太子爷，依在下愚见，不如干脆把这小狗废了，姓韦的丫头若再不答应，咱们就把她擒回南王府……”

这瘦猴阙魄，江湖上公送外号瘦无常，无论言谈行为俱是又阴又辣。孙北斗闻言微一点首，蓦地五指一松，攻扣为点，直向江雨舟胸前五处大穴插下。

他出掌变招又快又疾，韦骊珠此时纵有通天之能，也无法抢救江雨舟性命。

但就在危机一发之际，韦骊珠突然发出一声异乎寻常的冷笑，笑声淫荡，轻佻中带着泼辣的意味。

孙北斗心中一怔，蓦地停下手来。

瘦无常惊疑不解，双目连闪，愕然嘶喝道：

“鬼丫头，你笑什么？”

韦骊珠笑意未歇道：

“我笑你们两人太笨啦！”

瘦无常神情一愣，喝道：

“你这话是……”

韦骊珠此时显得轻佻无比，腻声道：

“你们现在还杀他干嘛？”

孙北斗转过身来，冷笑一声：

“此时若不宰了这小狗，你韦骊珠怎会死心？”

韦骊珠闻言之后，突然格格连声，笑得如花枝乱抖道：

“嘻嘻！真笑死我啦，难道你……以为我……还会喜欢那……那

丑八怪么？”

她连说带笑，伸出春葱似的食指，指着满面血渍的江雨舟。看那形状，十足是个水性杨花的浪荡货。

江雨舟听得轰的一震，一时还当是耳朵听错了呢，摇摇摆摆在前行两步，望着韦骊珠颤声说道：

“姊姊，你……你说我……”

他两手微张，满面血痕，那副愕然失神的样子，实在是凄惨无比。

孙北斗心中那一丝妒火，似乎仍未全部熄灭，见状大喝一声，陡然反掌疾劈。

可是，韦骊珠就像变了一人似的，不但没有半点怜惜之情，反而柳眉倒竖地厉声叱喝道：

“住口，谁是你姊姊？滚开！”

话声一落，未等孙北斗招式攻出，陡然玉掌一翻，抢先出手，快似闪电一般，着着实实在地一掌击在江雨舟胸前。

江雨舟哪里想得到，昔日对自己嘘寒问暖爱护备至的韦姊姊，此刻竟会猝施杀手？只觉气血一阵翻腾，两眼金星乱冒，如同断线风筝般摔出五步。

他一点儿武功也没学过，这一掌已使他无法忍受，更何况精神上的打击，更较肉体上所受之痛苦强过百倍，因此“哇”的一声，喷出两口鲜血。

孙北斗见状，得意万分，哈哈大笑中，身形一闪，轻快地飘到韦骊珠身侧，牵着小妮子的素手，满面淫邪地笑道：

“韦姑娘，打得好，现在普天之下，恐怕再没有胜过我孙北斗的美男子吧？姑娘，难道你还不肯嫁给我么？”

韦骊珠星目斜瞟，满意十足地格格娇笑道：

“嗯，你去问我爸爸嘛！”

小妮子声音腻得要命，但语尾显得有点儿沙哑，话音一落，陡然腰肢一扭，发出一声异样的笑声，飞身上马，疾驰而去。

孙北斗神情一愣，蓦地哈哈大笑，招呼着瘦无常紧随马后赶去。

江雨舟如同乱箭穿心，口一张，又是一口热血……

雪尚猛、风更急，茫茫风雪，悠悠天地……

风雪中传来韦骊珠勾魂慑魄的荡笑和孙北斗得意忘形的大笑。

孙北斗啊！你这个该死的小贼，今天这笔血债我非要你加倍偿还不可！

风飘雪疾，云暗天低，他脚步踉跄地离开了韦家祠堂。

天涯路断，满腹凄凉，泪眼问风雪，可知道乡关何处？

凄迷身世，孑然无依。天地虽大，何处是我容身之处？何处有我的亲人？

天池！在那冰天雪地的天池，有个狩猎未归的老人，那可怜的叔叔，他要是见到我此时惨状，怕要痛断肝肠吧？

“男儿有泪不轻弹，只因未到伤心处！”他想到伤心之处，哪还止得住热泪频抛？血泪交绘出一幅凄惨绝伦的面容……

但倔强的江雨舟，蓦地一咬牙齿，抬起衣袖擦拭一下脸上的血泪……

突然，风雪中出现了一粒黑点。

“那是谁？难道是叔叔回来了？”

可是，转眼之间，一粒黑点变成了两条人影。这又是谁？叔叔把谁带回来了？

他似乎忘记了脸上刀割似的刺痛，默立在韦家祠堂外的风雪里，满面惊愕地瞧着。

人影逐渐接近，哪儿有他思念中的叔叔？

前面一人，是个身材矮小的老头儿。一身灰不溜丢的皮衣，显得十分土气，但面容上却满面精悍之色，一只左袖，在风雪中像酒旗似地飘来飘去，看样子那条胳膊早已跟他分家。

在他身后，是个四十来岁的大汉，紫黑脸堂，虬筋臊肉，手中提着一柄铁拐，神态威猛，像是一尊活金刚，但可惜的是一条左腿业已齐膝断去。

这两人虽四肢不全，行动却像飞的一般，不说那老头儿快捷无

伦，就是那独腿大汉，也是疾逾奔马一般，拐杖一点之际，就是三丈左右。

二人转眼来到身前，身形一沉，虽然眼见江雨舟在身边，依旧恍如未见一般，大汉一指韦家祠堂的大门，说道：

“大哥，江心月那匹夫就躲在此处！”

韦家祠堂十来年只有江雨舟叔侄，哪有什么江心月？江雨舟听得一愣，便见那缺胳膊的小老头连连摆手道：

“只怕我们来迟一步！”

大汉双目一瞪，怒声道：

“大哥，难道那老鬼……”

缺胳膊老头轻哼一声：

“你不见那孩子么？江心月那老鬼若在此地，怎会毫无动静？”

大汉一闻此言，顿时铁拐一点，陡地飘了过来，两眼恶狠狠向江雨舟脸上一扫，厉声喝道：

“小狗，你爸爸哪去了？”

江雨舟自幼父母从无，哪有什么爸爸，闻言冷冷地说道：

“我没有爸爸！”

他说的本是实情，但那大汉哪里肯信，双眼一翻，喝道：

“小畜生，二太爷打听得清清楚楚，你父子俩躲在韦家祠堂业已近十年，难道还想偷生么？”

话声一落，摔手就是一掌。

这一掌不偏不倚，正打在江雨舟伤痕满布的脸上，江雨舟被打得身形一连转上三转，“通”一声倒在雪地里，面颊上刚刚凝结的伤痕又复破裂，顿时血流如注。

连遭巨变后的江雨舟，愈加激发他那股潜在的倔强性格，强忍伤痛，咬牙大骂道：

“独肢贼，我江雨舟只要有一口气在，将来非剥你的皮不可！”

“好小子，那我现在就宰了你！”

独肢大汉狂笑如雷道。